

10小时车程走了三天三夜

# 快报记者冰雪回乡路



回乡的路何时是尽头 新华社图片

虽然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但没想到一场大雪让归途变得如此艰难。1月25日晚，快报记者李绍富坐上了长途汽车，再过10个小时，汽车将到达武汉。那时，就算半只脚跨进恩施的家门了。即将和家人团聚的喜悦很快就被大雪覆盖，这趟睡一觉就到的行程，他走了三天三夜。昨天，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段让他刻骨铭心的经历。

[1月25日晚] 南京下关长途汽车站  
踏上回家的路

时值春运，汽车站人山人海，李绍富好不容易挤上车，如释重负。

根据春运的经验，他的行李比较简单，一个背包而已，随身携带的食物也尽量压缩，只在车站买了两瓶矿泉水、一瓶牛奶和一块小蛋糕，作为第二天的早饭，因为根据行程，第二天早上就能到武汉了。事后，他对自己错误决定后悔不已。

晚上9点，满载着乘客的大巴从南京出发，因为乘客太多，车上还另加了五个座位。

[1月26日上午]  
宁合高速  
一口吞掉全部干粮

宁合高速上，客车已经行驶了三个小时了，不少乘客已经沉沉地睡去，窗外飘起了雪花。“怎么不走啦？”朦胧中，李绍富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在喊。他猛然醒来，只听司机说：“前面堵起来了，走不了了。”前方，是看不到头的汽车长龙。

早晨六七点钟，李绍富发现，车窗外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。而客车仍然停在原地，丝毫没有动弹。不少乘客拿出包内的食品准备吃早饭。这时，只听司机大喊一声：“省着点吃，做好长期‘抗战’的准备！”车内一片哗然。

听了司机的话，腹内空空的李先生只喝了一瓶牛奶，蛋糕没舍得吃。

上午10点，前面的车终于动了，客车开始缓缓前行，乘客们也跟着松了一口气。中午，李绍富终于忍受不了饥饿，一口将包中唯一的干粮——小蛋糕给吞了。

[1月26日下午]  
合界高速车轴寺门口

下午3点，客车又停了下来。因为大雪，高速公路暂时封闭。乘客开始焦躁不安，不少人开始预测，前方何时才能放行。一个小蛋糕只能塞塞牙缝，很快就消化光了，李绍富又开始饥肠辘辘。然而高速公路两边都是田野，放眼望去白茫茫的一片，看不到村庄和人迹，更别谈提供食品的杂货店了。

[1月27日中午]  
合界高速

客车在积雪的公路上缓缓地往前移动，乘客的情绪稳定了不少。自从吃了那碗炒饭之后，李绍富只能喝矿泉水充饥了。

车上有三名武汉人和李绍富很是聊得来。在离开南京前，三人在车站买了一袋桂花鸭，打算作为特产送给亲戚。这时，他们也饿得够呛，三人一商量，把心一横，干脆吃了它！他们叫上李绍富这个新交的朋友一起来分享，眨眼工夫就把这只桂花

[1月27日晚]  
黄黄高速

晚上7点，客车终于到达黄黄高速。黄黄高速连接湖北黄梅和黄石，是东部省区进入武汉的必经之路。

但是大家的情绪很快又低落下来，前方好像又堵了起来。李绍富下车查看，原来前方不远处有一辆客车抛锚，横在了路中间，交警暂时还没有到现场。抛锚客车内基本上都是女性，正不知所措呢。李绍富号召大家下车，合力将这辆客车推到路边。

车开出没多远就遇到了一个陡坡，陡坡上有积雪，路面很滑，客车尝试了几次都没开上去。“怎么办？”

“推！”这时全车人仿佛约好了似的，全都下车，顶着大雪使劲把车往坡上推。一个

[1月28日中午]  
武汉天河机场

昨天中午11点半左右，客车安全到达武汉市付家坡长途汽车站。经过这番不平常的遭遇，乘客们像老朋友一样相互道别。李绍富匆匆来到武汉天河机场准备改签飞往恩施的机票。

武汉地面上积雪很深。出城客车也全部停运。

## 农妇家里“讨口饭”

李绍富实在忍受不了了，和司机商量，下车找点吃的。他对司机说：“我们互换手机号码，如果两个小时后还不见我回来，就打我电话。”司机同意了。于是他就和车上另一个小伙子一起四处寻找农家。

走了大约两公里左右，竟然被他们找到一户人家。听说他们是被困在高速上的

乘客，热情的农妇立即下厨炒了一碗热饭。当她盛起米饭时，李绍富连咽了几口口水：“你是没尝过那个饿的滋味啊！我狼吞虎咽扒着炒饭，感觉这是我长这么大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了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”吃完饭，李绍富要付钱，农妇连忙摆手。他过意不去，临走时硬是塞了20块钱给她。

## 热心帮助聋哑乘客

鸭吃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咂着嘴，自我解嘲地说：“香！真香！南京桂花鸭名不虚传。”

李绍富发现，车上有四名特殊的乘客，一男三女，他们是聋哑人，只能用手语来表达。李绍富关心地问：“你们有没有带吃的？”其中那名男子连续比划了好几下，他也没看懂。后来他注意到，当别人买东西时，这四个人就闭起眼睛装睡。

李绍富明白了，立刻对周围的乘客说：“你们谁有

多余的食物，给他们填填肚子吧。”话音刚落，就有一位小姑娘递过来一盒饼干，“我这儿有饼干。”“我有桔子给你们。”大伙七嘴八舌地说着，把食物递到四名聋哑人面前，司机也拿来了蛋糕。看到眼前堆了这么多吃的，一名聋哑女孩感动得哭泣起来。一名五十几岁的大妈走到她跟前，把她搂到怀里，拍着她的背说：“别哭，别哭，我们会顺利到武汉的。”

## 床单绑成“防滑链”

时后，车终于爬到了坡上。但是上坡难，下坡更难。由于路面太滑，车辆很可能在下坡时失控，连经验丰富的司机也不敢冒险。

“我有办法。”一名年轻人大声喊着，从自己的卧铺上扯下床单，撕成碎条，绑在客车的后车轮上，原来他是想给车轮绑个“防滑链”。大家觉得这主意不错，一起动手帮忙。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后轮终于绑好了布质的“防滑链”。

接着又有一些乘客从卧铺上拿出了自己的被子，铺在下坡道上，等车缓缓开过去，再把棉被捡起来，铺在车轮前方。就这样，短短600米的下坡路，整整走了三个小时。

时后，车终于爬到了坡上。但是上坡难，下坡更难。由于路面太滑，车辆很可能在下坡时失控，连经验丰富的司机也不敢冒险。

27日晚上10点，客车到达黄黄高速的黄梅道口，离武汉城越来越近了，然而，前方又传来坏消息：由于大雪黄梅道口暂时封闭。

车又停了下来！又是等！

经过白天的折腾，此时全车的乘客已经又累又饿，纷纷沉睡过去。一觉醒来已是次日早上7点多钟，车窗外的雪花明显小了很多，这时传来一个令大家兴奋无比的消息，黄梅道口开通了！

从黄梅道口到武汉，有五个小时的车程，看着窗外越来越熟悉的景色，李绍富的心激动得难以平静。“这趟家回得不容易啊！”

## 27日的航班预计今天起飞

天河机场，同样是黑压压的人群。李绍富意外地发现，自己原先订好的27日下午的班机竟然还没有起飞，他根本不用改签机票，不过得和大量滞留在机场的旅客一样——等！

截至发稿时，他给记者发来消息，飞机可能29日下

## 堵在路上两天 司机喝雪水解渴

一场大雪导致了南京及周边地区严重的交通路堵，多条公路陷入瘫痪状态。在这场灾害面前最猝不及防的，莫过于长途奔波的司机们了。记者昨天连线了多名已经在路上困了几天几夜的司机们，他们正在被大雪和路堵困扰着。

### 化雪为水解渴

**侍师傅 被困润扬大桥超过48小时**

侍师傅拉了一车葡萄酒，从北京前往杭州，他从京沪高速一路南行，在前天晚上8点左右行至润扬大桥，他才发现，自己像走进了一个死胡同，被堵在桥上进退不得。最要命的是，侍师傅和同伴原本以为很快就能过江，什么干粮都没准备。

两天以来，他们陪着动弹不得的斯太尔大货车，和一眼望不到头的汽车，毫无办法。

“现在桥面的积雪大约有30厘米深，更厚一点的地方到膝盖。”侍师傅昨天下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被堵在桥面上的车辆占据了桥面中央的两股车道，而其他的车道就被厚厚的积雪压着，没有车辆敢贸然超车前行。

前天一整天，侍师傅和同伴粒米未进，渴了就用茶杯盛一杯雪，放在车内等雪融化，往肚子里灌，“雪化出来的水是冰凉的，但没有办法，渴得厉害。”到了昨天早上，有警察从反道开车上了桥面，给每人发了一个馒头、一瓶水，这让侍师傅多少有点感动。

到了昨天下午时，侍师傅搭乘另一辆警车下了桥，到岸上的商店买回了一些干粮和水，警察还有公务在身没能送他回桥上，他又一脚一个坑地踩着走回到自己的车上。

侍师傅来自沐阳，他打电话到老家，和家人讲了自己的遭遇，家人很是担心，他倒很乐观，“因为担心也是白担心。”

他的车有空调，却只能制冷没有暖气，所以尽管油料充足，在夜里，侍师傅和同伴也很难抵住驾驶室的刺骨寒风，“人一饿就会觉得冷，越冷又越饿，我们这才叫饥寒交迫。”

### 开水5元一瓶

**刘师傅 从25日晚上就一直困于122省道江宁麒麟段**

大嗓门的刘师傅也是个乐天派，记者接通他的电话时，他刚刚带领同车的两人清理完车轮下的雪，以防止车子陷在雪里。

刘师傅的目的地是宿迁，他从杭州带了一车鞋子回老家，但从25日开始，他就被困在了现在的位置，“今天一天往前也就走了十

几米吧，昨天到现在也就动了20几米远。”

和侍师傅不同，他被困的122省道边，分布着不少村庄，有人家就有商店，吃饭问题不大，但村民们哄抬着物价，却让刘师傅和同伴们忿忿不平。

“大碗面卖5块，到了夜里茶叶蛋卖2块一个，就连老百姓自家烧的开水，也要卖5块钱一瓶，”刘师傅说，自己能接受的价格是2元一瓶，但在这儿是绝对的卖方市场，容不得你做主。熬不过的刘师傅只能咬牙买下，他的货车带暖气，但车子只要不开，暖气的劲就上不来，开了等于没开，而且看着油一点点少下去，自己也觉得心疼。

“我昨天走了几公里路打了一桶油回来，今天暖气开着又耗了点。”随车有两床很薄的被子，但车上有三个人，两天以来，三个大男人在夜里只得缩在一起相拥取暖。

刘师傅担心的是，眼前的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，“白天不让走，到了晚上结了冰肯定更走不起来，如果雪再这么下去，怕是要在路上过年了。”他选择的路是经二桥到天长的宁连老路回家，而一个老乡刚和他通过了电话，那位同样倒霉的司机在天长被困了已经整整三天了。

### 黄花菜真的要凉了

**朱师傅 被困104国道汤山段两天**

朱师傅来自徐州，他从浙江拖了几十吨的黄花菜，目的地是北京的几所高校食堂，现在被困于104国道汤山段已整两天，而菜放在车上已经五天整了，看着慢慢变质的菜，他焦急万分。

朱师傅执意不肯告诉记者自己的车牌号，原因很简单：怕家人看到报纸后担惊受怕。

每天货主都会打来三四四个电话问路上的情况，“每天往前只能走几百米，我都害怕接货主的电话。因为没有办法交待！”饥寒现在已经不是朱师傅心烦的重点，心里上火，吃饭解决不了问题。他一门心思想着的就是能尽快离开这条路，早点把货交出去，如果真的再耗上两天，恐怕一车菜就是当垃圾处理也没有人愿意收了。

记者采访到的，只是几天以来成千上万被困于各条路上的司机的代表，京沪高速江都段、扬溧高速入口处，南京绕城公路上、312国道绕城公路入口……为了生计而奔波的司机忍受着常人难以想像的艰难，与大雪努力抗争着。

(此稿获得江苏交通广播网大力支持)  
快报记者 言科



公路上，这样的汽车长龙随处可见 新华社图片